

.....

Building
Block

积木书

赵松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积木书

赵松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积木书 / 赵松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49-2651-9

I. ①积…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987 号

积木书

作 者 赵 松

责任编辑 刘淑颖

责任校对 乐 华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 450046

电话 :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陌生人

……陌生人，可是都有熟悉的面孔，就像你从出租车里钻出，在那些陌生的高大建筑下茫然四顾时忽然闻到空气弥漫的麻椒香味。被时间过度催熟的脸，没了原形，也没有新的定形，但你又不能称之为过渡中的脸，你知道，它们的最终定型还要很久，或许就是它们的主人瞑目而去时。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它们将始终处于缓慢变形的状态，正如身体所经历的。看上去都红润而柔软，还有些松弛的迹象，但还不至于失控，不会因某种莫名冲动或突然降临的挫败而崩溃，这说明它们的角质层里已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种累积在眼部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如何，他们的眼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还会更小……或许，你也可以将这理解为习惯性眯起，为聚拢光线，为更好地审视眼前的世界。只是你会发现，其中的光泽是混浊的，而亮度也会随时发生变异。那只是他们留在世界上的前哨，貌似随意，实则充满警惕。他们还活着。这哨所可以搜集

同类的信息与迹象，他们会将这种活着概括为还能保持些饥饿感和新鲜感的状态。但也知道，这是难的，难过以往任何事。所以，要慢下来，慢慢地，留在某些偶然发现的过程里，再慢一些。其间，有个黑瘦的男人，始终都没说什么，只是有些拘谨地听着，没有任何表情，整个人都像个暗淡无光的木雕。直到最后离开时，都没有人介绍他到底是什么人，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注意到他的在场。他拘谨而客气地跟每个人握手道别，每个人，当然是右手，又瘦又硬，湿冷，像被火熏黑的木头浸过冷水，其实，整个人都像。

失眠症

……或许不会有人像他那样谈论聊斋里的人物，在那种慢慢清醒的过程中。他其实并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之前的梦境。女妖们唱着歌跳着舞就从那些狼藉的水果深处浮现了，穿着黑色的衣裙，没有人能听懂她们究竟在唱着什么又说些什么，她们像蛇似的吐露细长的舌头，展示着左右随意翻转的技艺，甚至扭转出令人惊异的造型，就像传说的那样，她们的眼光锐利而诡异，变幻无常，时而动人，时而虚无，与此相应的是那些魔咒般的低吟，驱使着无数各色光线不断交织动荡，在这暗夜里生成种种涡流，慢慢卷集一切，能将那些还沾着水珠的水果变成丑陋的石头，能将发呆的人们变成鸡或是猪，她们将那些石头重新切开，再现的是汁水溢出的果肉，她们就用果肉擦洗那些动物的脸，还有身体，她们笑着反复吟唱，就像深处寂静的山林，远处不再回响，那些动物在她们的触摸下逐渐褪去毛层，渐渐微缩，直到变成初生婴儿的样子。当她们要把死亡

的印迹留在那些婴儿般的躯体上时，她们的脸也在发生着奇怪的变化，忽然年轻，忽然衰老，她们不时地洗着手，相视漠然……这时候，幸亏有人长叹一声，在路口敲起了钟，在那悠长而沉重的钟声里，她们四散而去，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让身后的一切在突现的清晨微光里迅速地恢复了原形。他讲完这个梦，别人已睡着了。他听到了外面的鸟声。那些细微的光似乎就是从它们的喉咙里一点点一簇簇地透露出来的吧。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梦。在每个夜晚里他都无比清醒，他明白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失眠症。

表妹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对她说，有个表妹，要过来家里暂住。她从没听他提起过还有这么个表妹。他说表妹最近遭遇很不好，刚离了婚，又辞了职，跟家里父母也闹翻了。但表妹是个营销高手，刚好可以过来帮他打理艰难起步中的生意。本来她是坚决反对的，但听他反复这么一说，也只好答应了。表妹是个样貌平常的女人，二十六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冷，总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平时话也不多，怎么都看不出会是个擅长交际和营销的人。表妹就住在他们家的客房里，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吃了饭就躲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在里面跟人打很久的电话。她呢，是个秀气的女人，跟他同居一年多了，过得一直都很恩爱。他对她向来是言听计从，只有让表妹住到家里这件事，他是自己做了回主。有天下班回家，她开了门时，看到他跟表妹都在客厅里，挨坐在沙发上，同时回头看着她，表情都有些不自然。她就生气了。很生气。他很耐心地

跟她解释，他们只是在聊天，真的没什么的。她想了想，也觉得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他怎么会喜欢表妹这样一个冷冰冰貌不出众的女人呢？而且，表妹跟前夫还是时有联络的。不过从那以后，表妹就经常会待在客厅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吃过晚饭就回房间了。三个人坐在客厅里时，她是不说什么的，只是看电视。他跟表妹会聊很长时间，东南西北的，无所不聊。这个时候表妹的神情倒是轻松的，看不到平时那种莫名的冷。真正让她崩溃的，是某个周末的下午，她给他打了很多遍电话，他都没接，也没在公司，失踪了似的。她就打车回了家。他的手机在沙发上。他的裤子、钱包、笔记本包，都放在了门边地板上。她就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等，也不开灯。表妹的房门是关着的。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开了，表妹慵懒地从里面走了出来，随手半掩了门，但并没关上。表妹边慢慢地梳弄着散开的头发，边坐到她的对面沙发上，闭着眼睛待了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浑身上的骨头关节都在隐隐作痛。她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个陌生女人，直到这人睁开眼睛之前，她都觉得自己仿佛得了失语症。她问她，知道不知道你哥去哪了？不知道啊。可是很奇怪，他的东西都在呢。不知道，我一直在房间里待着了，没听到有人回来。表妹平静地看着她，就像在看一位莫名其妙前来求助的不速之客。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她表情黯然地离开了家。半小时后，她回来了。他坐在她原来坐的位置上，正在平静地跟表妹聊着公司里的业务问题。过了两天，他同意了她的要求，让表妹搬了出去。但他不同意让表妹离开公司，因为

表妹确实帮了他很多忙。他对她依然很好。他们仍旧过着跟以前差不多一样的恩爱生活。她再也没见到过那个表妹。只是偶尔从他那漏音的手机里，听到表妹的那种特别随意的声音。有时他还会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不知道，表妹其实是个很幽默的人……

积木书

……离家太远了，又这么晚，他只能就近投宿。那些弯曲而寂静的街道都很熟悉。看不到路牌。那些扭曲的梧桐在幽亮的灯光里显露出某种湿润的色泽。那些偶尔疾驰而过的车辆都有些闪烁，就像忽然变大的发光昆虫，发着嗡嗡的振翅声，转瞬即逝，在空气里留下几缕古怪的微苦略涩的气息，它们在前面一转弯就变成了星星，还在变化的瞬间抖落下几抹柔腻薄粉，闪着荧光，浮动在半空中。他推开那道铁栅栏门，一个幽暗的巷子。在底部的那幢小楼顶层，住着一位患有失眠症的友人。这时候，友人通常都是在按时玩着积木游戏。那个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积木。最近友人喜欢玩一种极为微小的积木，需要借助高倍放大镜和最纤细的镊子才能玩下去。友人开了门，让手机的微光照着楼梯，木台阶在脚下沉闷地响动。他疲倦地点了支烟，坐在一旁，看着友人继续玩放大镜下的积木。只是偶尔说几句话。说到忽然变冷的天气，真是令人沮丧

和局促，温度这样降低，会让人失去愿望。说到某位朋友最近得了梦游症，以至于家人不得不在天黑时就将他反锁在房间里，在最近的几封邮件中，他忧郁地描述了自己反复梦到被人恶意囚禁的生活。后来，友人还说起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关于如何玩积木的，他搜集了古往今来的所有关于积木的资料，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线索甚至涉及宗教的变迁与某些艺术风格的转变之间的隐秘关系，他要把这本书献给某位远方的姑娘，她怕冷，怕风，平时以种花为生。

路口

……在路口那里等着的，是个幽灵般的人。他坐在出租车里，手搭着方向盘，眼神迷离，半梦半醒，倒是跟这午夜时分非常地契合。他的脸有三分之一被外面隐藏在繁密树冠里的街灯投射来的淡金色微光染亮，有些扭曲，仿佛漂浮中的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塑料泡沫。他的车里有两个小宠物，一个是蚰蚰，一个是蝓蝓，后者就放在他左前方的挡风玻璃下的那一角，而前者则看不到在哪里藏着。它们都在叫着，各占一个声部。这样不会困么？不会。他说“不会”的时候，脸部轻微抽动了一下。应该在挡风玻璃下面种上一片草，这样开着车窗时，风吹进来，闻着草的味道，再听着它们的叫声，就会觉得自己是一直在郊外行驶呢。听了这话，他忍不住笑了笑，没有答话。听着它们的单调叫声，是不是有些人眼里会升起雾呢？然后睡意就漫了过来，随着眨动的眼睛不断

地浮现、变浓，又不断地脱落，像黑夜的碎片，像一簇簇绒毛，落到下面，就变成了粉末，慢慢地累积，直到把整个的你都埋没。

D&E

……那时候，我们，六个年轻的、半年轻的、不年轻的男人，差不多都爱上了她。只有我们的头儿老 W 对她毫无反应，但对她始终都很客气。他跟谁都很客气，永远客气。以至于有的时候，这种客气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有些忧郁。她初次现身，是我们园区的第一个艺术展的开幕酒会上。男人们都不看作品，眼光都随着她的身影四处转悠。她是开了辆奔驰来的，当然，后来她老公也来了，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中年男人。老 W 不能理解的是，她为什么每次都要穿得那么露？即使是天气冷了，她也还是如此。她喜欢。我们也喜欢。有时我们叫她阿 D，偶尔也会叫她阿 E。因为她的中文名字中间那个字是“得”，可我们偏偏喜欢拆开了用。就为这事，老 W 觉得我们都已接近于病态了，还在不断加重。碰到我们从她那里出来的时候，他经常忍不住指着自己的脑袋，无奈地晃晃头。后来，她干脆就搬到了艺术中心里住，整整搬了三天家，谁也弄

不清楚她到底有多少东西。光是鞋盒子，就有六百多个。要知道，我们这些艺术家平时是不住在这里的，只有做展览，或是喝茶闲聊时，才来这里。到了晚上，整个园区里是漆黑一片，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她的住处，就成了我们的中心。经常开会都在她那里。老 W 开始时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发现，凡是他有什么动议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回头看她的表情。似乎她点头，我们就会同意。老 W 私下里说，你们这帮混球，看来是被她洗过脑了。没办法，我们喜欢她。当然，她是个艺术家。她不认为自己是，但我们坚持认为她就是。我们每到周末，就会到她那里聚会，然后喝个通宵，清晨再离开。她老公跟她分居以后，我们甚至醉了就睡在她的客厅里，沙发上，或者地板上，甚至是在那个粗糙而又宽敞的阳台上。我们迷恋她的身体。仿佛那就是整个世界的火源。而她呢，却似乎对自己的一切都毫不在意。她喜欢我们这些人。喜欢让我们为她而忙碌。有几次深夜里，我们醉倒在她的客厅里时，她甚至冲完凉就直接光着身子穿过客厅，从容自若地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幻觉。她喜欢随意找什么材料做作品，好像没什么东西不可以用。比如说她会让人把一百多双各式各样的高跟鞋悬挂在客厅里，我们要走动的话，就只能在它们之间穿行。再后来，老 W 忽然失踪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出现了。是下午，他跟她关上门聊了三个小时。次日我们才知道，他要给她在我们的艺术空间里做一个大型个展。她答应了。一个月后，展览如期开幕。来了很多很

多的人。她就像个女王一样光彩照人，穿着那种极其暴露的
后都敞开得很低的海蓝色长裙。我们和很多人一道开车去了海
边的一家超豪华酒店，庆祝这次个展开幕。当然都喝醉了，完
全不知道怎么回家的。隔了两天，我们才知道，她在开幕的第
二天就搬走了，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包括那些高跟鞋。